

第一章

漆 艺

学习目标 及要点

- (1) 了解漆艺的悠久历史及现代发展。
- (2) 熟悉漆艺的材料及制作流程。
- (3) 能够把传统的漆艺技法应用到现代设计中。

核 心 概 念

漆艺历史、漆艺材料、漆艺工艺技法

案 例 导 学

在现代漆艺创作中,运用传统的材料和技艺,可以强化现代漆艺的个性品质。现代的中国漆艺家,只有既掌握好传统漆工艺的表现技法和制作工艺,同时又具备对现代制作材料与工艺积极探索与实验的能力,才能创作出富有中国个性的现代漆艺作品,如图 1-1 所示。



图 1-1 《战争与和平》 任瑞鲲

第一节 漆艺历史

一、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漆器

漆艺一词是由雷圭元先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最早提出来的。漆艺是一种以漆材料为媒介,以竹木、棉麻、皮革等为载体,利用绘、塑、嵌等技法对器物进行装饰的艺术门类,无论平面或是立体的漆物品,都属于漆艺的范围。丰富多彩的漆艺表现,满足了人们精神生活下的物质需求。

古代漆器传世的很少,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 7000 年的朱漆木碗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漆器。朱漆木碗为食器,敛口、腹部为瓜棱形,碗底圈足,漆碗的外壁和圈足都涂有朱红色的涂料,造型古朴,略有光泽。朱红色涂料经过化学方法和光谱分析,被确定为天然生漆,如图 1-2 所示。



图 1-2 朱漆木碗 新石器时代

这一发现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用漆灰加固木胎、将天然漆用于装饰生活器具的技法。我们知道从种植漆树到漆液的采集、提炼,再到色漆的调制,需要漫长的时间与复杂的工艺。朱漆木碗的存在证明当时的制漆工艺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其间必然有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因此可以推论出中国漆艺的起源更早。

新石器时代的漆器制作工艺简单,主要以红、黑两色的木碗、陶罐、陶壶、陶觚及高足杯等生活用品为主,表现手法单纯、古朴,髹漆工艺尚处在探索阶段。

进入商代,漆艺在制器上有了突破性发展,器物胎骨除了木胎和陶胎,还出现了铜胎和皮胎。这一时期的漆器多为盘、盒等,除了用色漆髹涂外,还运用蚌壳、玉石、绿松石镶嵌和金属贴片等进行装饰。商代的金薄片镶嵌,是我国漆艺镶嵌金箔工艺的开始。1973 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遗址共出土商代漆器残片 26 块,能辨认出器形的有碗、盘、盆等。

残片的木胎虽已腐朽无存,但器表的彩绘漆层却依然存在,而且色彩绚丽如新。这些漆器原物应该是先在木胎上雕出纹路再表面涂漆,以期达到一种浮雕效果。然后髹涂朱红地,用黑漆绘制莲叶、饕餮、夔、雷等纹饰,有的花纹上还嵌有绿松石,贴有金箔,如图 1-3 和图 1-4 所示。

漆艺发展到西周,螺钿镶嵌技法被广泛采用。代表西周漆艺成就的是在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中发掘出的豆、觚、鬯、簋、壶、杯、盘、俎等多种木胎漆器。其中,漆鬯和漆觚都是朱漆地褐色花纹;漆豆则是褐地朱彩,豆盘上用蚌泡和蚌片镶嵌,与朱色弦纹组成装饰带,豆柄则用蚌片嵌出眉、目、鼻等部位,与朱漆纹样组合成饕餮图案。

喇叭形的漆觚表面除了有浅雕的三条变形夔龙组成的花纹带外,上下还贴有三圈金箔,并用绿松石镶嵌。镶嵌的螺钿表面平整光滑,边缘整齐,接缝紧密,说明当时的磨制和镶嵌

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螺钿漆器,如图 1-5 和图 1-6 所示。



图 1-3 彩绘雷纹漆器残片 商代



图 1-4 缠丝线黑漆秘、黑漆木桃 商代



图 1-5 镶嵌金箔和绿松石的漆器



图 1-6 商周嵌蚌漆器

二、春秋、战国漆器

春秋时期漆器以漆绘为主,线条流畅、色彩华美、图案精美、装饰精致,漆器轻便、坚固、防腐、耐热,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金、玉和青铜器。这一时期的漆器除木质胎骨外,还出现了竹编胎(篮胎),出现了品种繁多的饮器食具(如杯、盘、豆、勺、俎、壶等),如图 1-7 所示。

春秋时期漆器被广泛应用于家居用器(如奁、盒、几、案、床、衣箱、屏风等)、兵器(如漆弓、漆盾、甲冑及各种兵器的杆、柄、鞘等)、乐器(如琴、瑟、鼓、笙、座屏乐器架等)生产用器、丧葬器(如葬棺、槨以及镇墓兽等)以及交通工具(如车、船等)。此外,还出现了纯艺术形态的观赏性漆器工艺品。

楚国漆器是战国漆器的翘楚,代表了繁盛时期的高度。楚国地域辽阔,木竹资源丰富,为漆工艺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彩绘描漆虎座双鸟鼓》,整

器造型优美别致,线条流畅。双鸟姿态高昂,将双虎踞在脚下,鼓悬于双鸟之间。双鸟及虎座以红、黑、金三色为主,色彩绚烂,纹饰绘画精致曼妙,体现了浪漫的楚文化风格,如图 1-8 所示。



图 1-7 彩绘鸟云纹圆盒 秦代



图 1-8 彩绘描漆虎座双鸟鼓 战国

春秋漆器的装饰图案分为几何和写实两大类。几何图案以方形和圆形为主,菱形纹、方块纹、三角纹等为辅,方形图案主要施于案上,圆形图案主要施于盘上。写实图案多用点纹、目纹、涡云纹、圈点纹、夔纹和龙凤纹等图案。几何图案深受青铜器装饰的影响,大量使用连续纹样、漆器图案完整、构图严谨。写实性图案技法以线勾为主,精细流畅,一丝不苟,如图 1-9 ~ 图 1-11 所示。



图 1-9 波纹豆 春秋



图 1-10 曲纹簋 春秋



图 1-11 彩绘鸟云纹圆盒 春秋

战国漆器装饰纹样用色较多,色彩除以黑色为地,红色描绘花纹外,还配有黄、绿、蓝、白、褐、金、银等颜色,装饰技法有金银描绘和针刻等工艺。漆器的底色与装饰纹样的用色搭配和谐、讲究对比色的应用,如图 1-12 和图 1-13 所示。

战国漆器以木胎为主,并有陶胎、铜胎、皮胎、竹胎、骨角胎。到了战国中晚期薄木胎漆

器明显增多,还出现了以麻布、漆灰做胎骨的夹纻工艺和加嵌金属的漆器。夹纻漆器胎体轻薄坚实,牢固美观,器物造型更加多样;竹胎漆器主要有漆卮;皮胎漆器主要有漆盾和漆甲;金属漆器是在樽、卮等漆器外,用青铜制作的箍加固,如图 1-14 ~ 图 1-16 所示。



图 1-12 彩绘漆涡纹方耳杯 战国



图 1-13 彩绘漆几何纹方耳杯 战国



图 1-14 彩绘漆透雕座屏 战国



图 1-15 描漆盾 战国



图 1-16 彩绘漆鹿角镇墓兽 战国

1965 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 1 号墓的彩绘木雕小座屏,通体髹黑漆,用红、黄、蓝等色绘纹样,巧妙地将 55 个动物交错穿插、动态优美、栩栩如生,其丰富的想象力和漆绘、木雕的卓越成就,使这件小座屏成为我国古代木雕与漆工艺的代表作之一,如图 1-17 所示。



图 1-17 彩绘木雕小座屏 战国

三、秦汉、三国漆器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封建帝国,漆器也因此呈现出“大一统”的时代特征。秦代漆艺继承了战国遗风,更加质朴大方。湖北云梦出土的秦代漆器主要有木胎、夹纻胎和竹胎,薄木胎的数量比战国增加,胎骨制法除挖制、旋制外,出现了卷制新工艺。

这一时期绝大部分的器物都是在黑漆底上用褐、红彩漆绘制凤纹、鸟纹、鱼纹、梅花纹、云气纹等装饰纹样,线条流畅、造型新颖。秦代漆器原本缺少实例,直到 1975 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发现的 180 多件漆器,才填补了漆器发展史上的这一空白。

睡虎地出土的一件彩绘兽首凤形漆勺造型奇特,木胎挖制,勺柄为颈,柄首为头,勺体为身。整个勺形成一只凤。勺内髹红漆,外以黑漆作地,用红、褐彩漆描绘凤鸟羽毛及兽首的眼、鼻、耳等花纹,如图 1-18 所示。



图 1-18 彩绘兽首凤形漆勺 秦

汉代漆器以木材、皮革为胎,修饰有生漆和朱彩,色彩以黑、红为主,配有黄、白、金、绿、灰等,色彩华丽高雅。表现题材丰富多样,几乎囊括了天上、地下、神话世界、人间生活的各个部分。西汉出土的彩绘孝子图漆篋纹饰,漆篋上绘有众多的孝子人物画面。画中人物众多,形象各异,栩栩如生,堪称漆画艺术佳作,如图 1-19 所示。



图 1-19 彩绘孝子图漆篋纹饰 汉

汉代漆器的装饰技法更加丰富。将金银箔片镂刻成人物或动物花纹图案,镶嵌到漆器上的技法是唐代盛行的金银平脱技法的前身;堆漆后来发展为高髹绘;彰髹后来发展为变涂工艺。

汉代锥刻技法更加娴熟,花纹刻毕后,填以朱色或金色,后发展为戗金技法。汉代实用漆器的精品彩绘云气纹漆卮、湖北光化汉墓出土的龙凤纹漆卮,锥刻后在纹饰上填以金彩,使花纹灿烂生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戗金漆器,如图 1-20 和图 1-21 所示。



图 1-20 彩绘云气纹漆卮 汉



图 1-21 龙凤纹漆卮 汉

汉代漆器的造型和审美追求,生动地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湖南长沙砂子塘 1 号墓出土的朱地彩绘漆棺,外棺的盖板绘壁璜磬、龙凤;两侧绘山峰垂杨、虎豹螭龙;前后挡板分别绘颈穿拱璧的巨鸟及特磬,磬左右各有羽人坐在豹上。线条流畅、情感外向,富于抽象的形式美感,强调天人合一。色彩黑红互置、气势恢宏。在红与黑交织的画面中,展现了人神共在、流动飞扬、变幻神奇的世界,如图 1-22 所示。



图 1-22 朱地彩绘漆棺 汉

汉代漆器表面纹饰整体形象单纯、简洁,律动着极度夸张的肢体语言,粗轮廓的整体形象于飞扬流动中表现出力量、运动、速度,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气韵”美。

最能代表西汉前期髹饰工艺水平的漆器是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代漆棺。棺内涂朱漆,外表以黑漆作地,四壁修饰着灵动飘逸的云雷纹样,并以种种神怪禽兽穿插其间,形成神秘而生动的画面,线条造型跃动奔放、洒脱自然,金漆黑底也彰显出不可名状的大气恢宏,那些首尾相接、气韵生动的线条,饱含生命的热情与张力,张扬着“离骚”“天问”般的浪漫情怀,如图 1-23 所示。



图 1-23 黑地彩绘漆棺 汉

东汉以后形成三国鼎立,安徽马鞍山东朱然墓内出土的彩绘钹金漆盘代表了三国漆艺的最高水平,如图 1-24 所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犀皮鎏金铜扣皮胎漆耳杯,犀皮工艺(即斑漆)是先在胎体上起花使漆地出现凹凸不平,然后分层髹涂多种色漆,最后磨显呈现出自然的斑纹。杯耳髹涂有黑、红、黄三种色漆,形成黑面、红中、黄底的格局,杯耳和杯口沿都镶鎏金铜钹,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犀皮漆器,如图 1-25 所示。



图 1-24 彩绘钹金漆盘 汉



图 1-25 犀皮鎏金铜扣皮胎漆耳杯 汉

四、魏晋南北朝漆器

由于瓷器的迅速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漆器在日常生活中逐渐被瓷器所代替,漆艺开始与佛教艺术相结合,出现了夹纻佛像。夹纻胎轻薄、坚固,造型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被运用到了“佛教造像”中,满足了出行佛像既要高大又要轻便的要求。

夹纻是漆塑像的方法,先用泥塑成胎,后用漆把麻布贴在泥胎外面,待漆干后反复再涂多次,最后把泥胎取空,完成塑像。夹纻是漆器制造结构的重大突破,对东亚、南亚等地区的宗教文化艺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北魏漆器的重要发现是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人物故事彩绘描漆屏风,板面髹朱漆,墨线勾轮廓,内填黄、白、青、绿、橙红、灰蓝等色绘人物故事图案,采用了色彩渲染及铁线描技法。内容为汉代的《列女传》,其中多为列女、孝子,人物形象生动逼真、色彩富丽、画面更具立体感。漆画的题记及榜题处涂黄色,书黑字,是珍贵的北魏墨迹。

这件屏风是现存北魏画迹中有准确纪年的作品,也是发现最早的屏风,对了解和研究北魏时期中国髹漆工艺的发展、北魏前期的书法和古代绘画史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如图 1-26 所示。



图 1-26 人物故事彩绘描漆屏风 北魏

五、隋唐、五代漆器

唐代疆土辽阔、国力强盛,是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工艺美术空前发展,髹饰品种和技法积极创新,漆器开始向工艺品方向发展,制作更加精益求精。漆艺广泛应用于建筑装饰、室内家具、生活用品、脱胎佛像等方面。金银平脱、螺钿镶嵌和雕漆技法使唐代的漆器更加绚丽多彩、金碧辉煌。

唐代漆器最突出的成就是工艺技术上的进步,唐代雕漆和金银、螺钿镶嵌的工艺技术发展尤为突出,最为盛行的是金银平脱。金银平脱技法是从汉代嵌金银箔贴花的技法发展而来,“平脱”是将薄金片或银片剪刻成人物、花鸟等镂空纹样,嵌贴在漆胎上,经多次髹涂、研磨后显露出金银花纹。金银平脱工艺多用于铜镜的背面,也用于饮食器、花瓶、马鞍、屏风、琴具、盒函以及铠甲服饰之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羽人飞凤花鸟纹金银平脱漆背铜镜,是唐代金银平脱漆背铜镜的代表作,如图 1-27 所示。由于这种工艺耗金费时,中唐时曾两次下令禁止制作,所以致其衰落,宋代几乎绝迹。

唐代工匠把螺片剪裁成图案镶嵌在器物上,罩漆干后磨平露出螺钿,最后进行细部刻画。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螺钿嵌人物花鸟纹镜,刻画精细,工艺精美,是唐代螺钿镶嵌的代表作,如图 1-28 所示。唐代螺钿镶嵌工艺花纹密布、技术娴熟,被广泛应用于漆器、木器、乐器、铜镜上,如图 1-29 所示。



图 1-27 羽人飞凤花鸟纹金银平脱漆背铜镜 唐



图 1-28 螺钿嵌人物花鸟纹镜 唐

唐代金银平文琴是金银平脱漆器的代表作,如图 1-30 所示。琴面镶嵌金银薄片纹样,平脱花纹正面,项部为锦纹方格,内有人物,均均为金嵌。四周有树、竹及飞天,空白处以花草、禽鸟、云气填补。现藏于日本正仓院。

五代时期的漆器工艺乃沿袭唐代的平脱技法,风格转向实用,更加细腻精致。成都王建墓出土了金银平脱朱漆册匣、镜奁等。册匣盖面嵌贴鸟纹构成的金属团花,其间以忍冬纹间隔,再以狮纹环绕四周,精雕细刻,纤巧玲珑,体现了当时高超的技艺。



图 1-29 螺钿五弦紫檀琵琶 唐



图 1-30 金银平文琴 唐

六、宋、元漆器

宋代漆艺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素髹、螺钿镶嵌、戗金以及雕漆等方面,最能体现时代特点的是一色漆器。元代是中国漆艺发展的重要时期,雕漆、薄螺镶嵌、戗金三大工艺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中国漆艺也在这一时期广泛传入南亚、波斯、阿拉伯等地区,促进了这些地区漆艺的交流与繁荣。

一色漆器,顾名思义指的是通体一色的漆器,又称无纹漆器。漆器胎骨用圈叠法制成。即将木片裁成条,水浴加温弯曲成圈,经烘干定形后,累叠胶粘成形。一色漆器多为日用器物,有奁、盒、盘、碗、瓶等,器形多样。虽无华美的纹饰,但其制作工艺十分讲究,漆器多为花瓣形,轮廓线和比例极为经典,造型美观、端庄典雅,如图 1-31 和图 1-32 所示。



图 1-31 花瓣形盏托 宋



图 1-32 花瓣式圈足碗 宋

宋代螺钿漆器更加盛行,宋代之前漆工所用均为厚螺钿,北宋开始出现薄螺钿,流行于南宋。南宋时期的螺片极薄,多采用色彩绚丽的贝片加工而成,裁割成人物、风景、花卉附着在器物上,螺片周围还加金银丝圈固定,当时的螺钿镶嵌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宋代在戗金技法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戗金是在漆面上用刀具刻画纹样再戗入金粉,呈现金色纹样。江苏武进南宋墓出土的戗金长方形朱漆盒、戗金莲瓣形朱漆奁、戗金填漆长

方盒最具代表。

戗金莲瓣形朱漆奁形状为莲花瓣形,如图 1-33 所示,木胎外髹朱漆,内髹黑漆,口沿镶银扣。漆奁盖面戗刻一幅仕女游园图,图中仕女发髻高耸,身穿花罗直领对襟衫,长裙曳地,手执团扇、折扇挽臂而行。旁边一女童捧瓶侍立,园中有山石、树木。奁身细刻牡丹、莲花、梅花、芙蓉等六组折枝花,装饰效果极好,工艺登峰造极,是我国最早的戗金漆器之一。



图 1-33 戗金莲瓣形朱漆奁 宋

宋代的雕漆工艺主要有剔红、剔黄、剔绿、剔彩、剔犀等。江苏武进南宋墓出土的剔犀执镜盒,如图 1-34 所示,用红、黄、黑三色漆相间髹涂,雕刻云纹图案、雕法圆熟,藏锋不露,是难得的剔犀珍品。



图 1-34 剔犀执镜盒 宋

雕漆艺术到元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出现了雕漆巨匠张成与杨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剔红栀子花纹圆盘,圆盘以黄漆为地,以写实手法在盘中雕刻一朵硕大盛开的双瓣栀子花。间有四朵含苞欲放的花蕾,枝叶舒卷自如,构图饱满,生机盎然,是元代雕漆的精品,代表了当时雕漆工艺的最高水平,如图 1-35 所示。

剔红观瀑图八方盘内壁八方开光,分雕三种锦纹地以示天、水、地。锦地上压雕一幢殿阁,阁畔苍松挺立,一老者身临曲槛眺望山前飞瀑,身后与阁内各有侍从一人。构图造型富于装饰,表现出文人的审美趣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如图 1-36 所示。



图 1-35 剔红栀子花纹圆盘 元



图 1-36 剔红观瀑图八方盘 元

北宋开始出现的薄螺钿镶嵌,到了元代工艺更加成熟。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广寒宫图螺钿黑漆盘残片,用螺钿镶嵌出楼阁建筑、树木花草,云气缭绕宛若仙境。这件螺钿漆盘无论从技法上,还是艺术效果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工艺精细如画,具有五彩斑斓的装饰性,如图 1-37 所示。



图 1-37 广寒宫图螺钿黑漆盘残片 元

七、明、清漆器

明、清漆艺最大的特点是将两种或多种技法综合运用,突破了以往单一技法的局限。髹饰品种日渐增多,表现效果丰富多彩,工艺技术更加高超,是中国漆艺史上“千文万华”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图案活泼自然,构图对称舒展,题材广泛,山水风景、祥云龙凤、花鸟虫鱼、喜庆吉祥等纹样无所不包。主要的装饰技法包括素髹(一色漆器)、罩漆、描漆、描金、堆漆、填漆、雕填、螺钿、犀皮、剔红、剔犀、款彩、戗金、百宝嵌等。

雕漆,是中国传统民族艺术,始于唐代,兴于宋、元,盛于明、清。雕漆在明、清时期得到

长足发展,成为皇家宫廷工艺器物,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艺术价值。雕漆,是把天然漆料在胎上涂抹出一定厚度,再用刀在堆起的平面漆胎上雕刻花纹的技法。雕漆工艺复杂,种类繁多,有剔红、剔黄、剔绿、剔犀、剔黑、剔彩、堆朱、堆漆等诸多形式,明代中后期才统称雕漆。

明代早期的雕漆髹漆层次较厚,器形有盘、盒、瓶、罐等,也有橱柜、屏风等大件。以花卉为主题的作品,一般雕刻在圆形器、蔗段式盒、蒸饼式盒上;以山水、人物为主题的作品,一般雕刻在葵瓣式盘、蔗段式盒上。除了雕刻花卉、山水、人物图案,明永乐时期的装饰题材尚有孔雀牡丹、云龙纹、云凤纹、灵芝螭纹等,所雕器物漆质细密坚实,层次清晰,刀法娴熟,风格圆润,典雅厚重,装饰性强,如图 1-38 ~ 图 1-41 所示。



图 1-38 剔红孔雀牡丹纹盘 明



图 1-39 剔红牡丹花卉纹香盒 明



图 1-40 剔红茶花圆盘 明



图 1-41 剔红花卉纹盖碗 明

漆器镶嵌分为螺钿镶嵌和百宝嵌两类。螺钿工艺历史悠久,明、清时期厚螺钿与薄螺钿同时流行,厚螺钿广泛用于镶嵌家具。工匠利用螺钿的不同颜色,将薄螺钿切成不同大小形态精致绚丽的嵌材,巧妙地运用取得类似工笔画的效果。

百宝嵌大师有卢映之、孙葵、卢葵生等。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雄鸡图百宝嵌漆砂砚盒

就是卢葵生的作品,在黑漆砂地砚盒上用玉石、螺钿、珊瑚、松石、象牙、玳瑁等拼镶图案,精巧雅致,色彩明丽,如图 1-42 所示。明末著名匠师江千里所做的螺钿漆器最为有名,嵌螺钿锡胎黑漆执壶是其代表作,如图 1-43 所示。



图 1-42 雄鸡图百宝嵌漆砂砚盒 清



图 1-43 嵌螺钿锡胎黑漆执壶 明

壶胎为锡胎,壶身在黑漆地上用红玛瑙、珊瑚、绿松石、螺钿构成一幅精致的花鸟蝴蝶纹饰,盖四周有描金缠棱花卉纹。作品集螺钿、宝石镶嵌和描金彩绘于一身,是“百宝嵌”中的精品。

百宝嵌是利用各种珍贵材料的天然色泽雕镂拼镶于漆地之上,使珍宝与漆器相结合,相互衬托,相得益彰,进入清代更为盛行,如图 1-44 所示。

描金又称为泥金画漆,是一种用金银粉将戗金、描金、雕填、镶嵌等多种工艺综合运用的装饰手法。描金中最常见的是黑漆描金,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黑漆描金龙纹药柜,是现存最大的明代金漆家具,柜门外面及两侧描锦地开光双龙戏珠纹,门内上下两格描花卉,蝴蝶飞舞花间;背面上下两格描松、竹、梅、蝶和茶花图案,造型古朴、华丽精美,如图 1-45 所示。



图 1-44 黑漆镶嵌螺钿加金片婴戏图箱 清



图 1-45 黑漆描金龙纹药柜 明

明代中期以后,戗金漆器数量非常稀少,开始盛行雕填漆器。雕填漆器是在彩漆填嵌或描绘花纹之后加戗金轮廓和纹理的技法,是明、清漆器中数量较多的一种,漆器绚丽华美,如图 1-46 ~ 图 1-49 所示。



图 1-46 填彩漆双龙纹长方形委角盒 明



图 1-47 彩漆戗金花卉纹圆盘 明



图 1-48 彩漆戗金银锭式盒 明



图 1-49 填漆戗金凤纹莲瓣式捧盒 清

第二节 现代漆艺的发展

漆画是漆艺的一种表现形式,有着与壁画、帛画不同的表现技法。古代的中国漆画作为启发性资源,因其适用性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存在的文化空间相当广泛,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之一。

现代漆画是从传统漆艺中走来的民族画种,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漆艺优良工艺的同时,又借鉴了日本的蒔绘、变涂;韩国的螺钿;越南的粘贴、磨显技术,兼收并蓄。以大自然之万千材料,利用华丽的色彩,多变的技巧,细腻的手工,在世界漆艺中独树一帜。民族个性化是中国漆画存在的标志性特征,它以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四要素作为创作的综合条件,运用的是人工和天工巧妙结合的人画一半、天画一半的技法,如图 1-50 ~ 图 1-52 所示。



图 1-50 《图腾柱》 黄琦



图 1-51 《记忆》 杜晓梦



图 1-52 《将军》 白建立

现代漆画作为传统艺术的新形式,将遵从自身的规律,释放所有的能量为中国的传统艺术留下更辉煌的篇章。我们归纳和总结漆艺的系统构架,不是要形成漆画语言的规则条例,而是为了完善现代漆画语言的体系,建立自身的质量系统和规则标准。因此,该如何定位漆画艺术在现代审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构架,漆艺创作者应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探索。

首先,继承中国美学思想,可以成就现代漆画的民族个性化发展。

中国漆艺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漆艺体现的是中国的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孕育着丰富的美学理论。中国古代的漆画家正是运用了这些美学原理,在漆画中充分地展示了他们对美的认识及其特有的审美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了具有中国个性的漆画,形成了中国漆画独特的艺术风格。

谈到传统的中国美学观点,就不能不谈传统的中国哲学。中国美学从起源上看,是哲学美学而非艺术美学,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古人审美经验中最基本的关系,人对艺术的审美经验在此基础上产生。艺术经验往往是在审美经验已然成熟或审美突破完成以后才迅速成熟的。

一个民族文化的美学观念与该文化对待宇宙的终极态度密不可分。中国文化的终极宇宙观是由儒、道、禅三家作为精神主干而共同构造的,一方面它在艺术文化中体现为相互差别的美学倾向;另一方面这些美学倾向又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美学观念,从而区别于西方人的美学追求,如图 1-53 所示的蔡文作品《花之韵》。

中国传统哲学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无论在技法变化,还是在美学思想上都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如图 1-54 所示。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大美学观点彼此相异互补,整体上具有共同的特色,即无论是儒,是道,是禅,它们无不把审美主体与终极的美学价值之间的同一关系视为审美和艺术的最高境界。在儒家,是“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的“天人合一”境界;在道家,是“上下与天地者同流”的“与道冥一”境界;在禅宗,则是洞察本来面目的彻悟境界。



图 1-53 《花之韵》 蔡文



图 1-54 朱安妮作品

既然现代漆画是脱胎于中国漆器艺术的漆画,现代漆画家也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创作的,那么,现代漆画就应当体现出代表中国文化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念,离开了这个主流,现代漆画就失去了原有的艺术精神和个性。中国的美学思想,动人之情、感人之心、震人之魂魄,使人思之回味无穷。

现代漆画家如果心中没有这种文化积累,就难以创作出彰显民族魅力的艺术作品。当然,这并不是在排斥西方美学,对艺术思想而言,吸收一些西方的、外来的哲学或美学思想未尝不可,但是,必须是在以中国传统美学为基础的前提下,有机地融入一些实用可行的西方哲学与美学思想,才是成就中国现代漆画个性的基本原则,如图 1-55 和图 1-56 所示。

其次,继承传统材料和技艺,可以成就现代漆画的民族个性化发展。

漆画是从漆器装饰艺术中衍生并独立出来的新画种,是以天然生漆为主要媒材进行的绘画创作,有绘画性和工艺性的双重特点。

工艺技法的多样性及材料选用的独特性是漆画的优势。中国漆艺在材料的探索和制作工艺的沿革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以天然漆为载体、不断尝试和融汇各种造型和髹饰材料的过程。

天然大漆特有的沉着丰润色调和优美含蓄的色泽,既符合中国的美学标准,又可以直接入画而自成一格,使漆画具有其他画种不可替代的材质美感:描金、镶嵌、磨显等制作手段细致复杂,技巧要求高超,形成了中国漆画特有的温润含蓄、瑰丽新奇的工艺美感。可以说,是传统的漆材料创造出中国漆画形、色、质的特殊性,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感受、情感、境界,形成了中国漆画特有的材料使用与制作工艺资源,如图 1-57 和图 1-58 所示。



图 1-55 《漆鱼》 李云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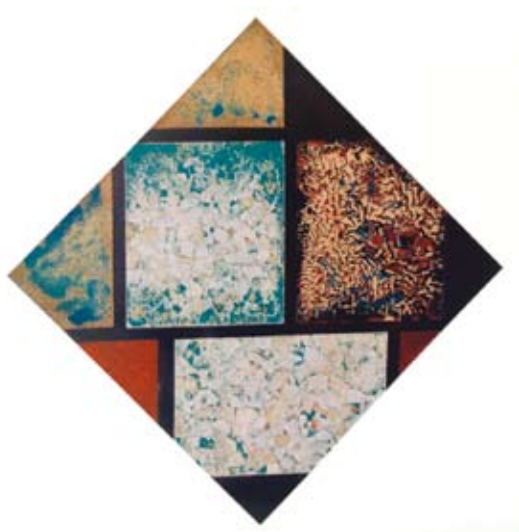


图 1-56 《斗方》 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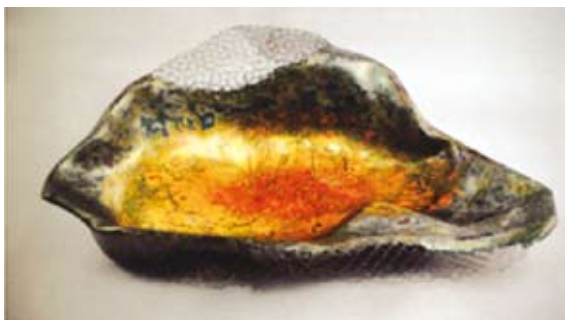


图 1-57 《物语系列 D》 藏惠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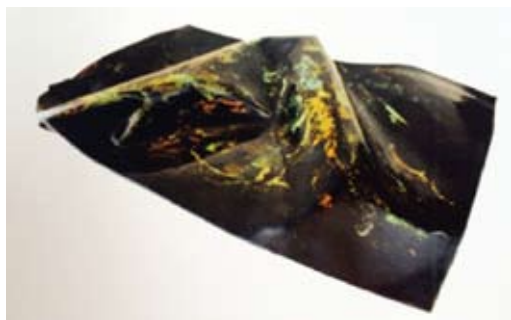


图 1-58 《阳光三叠》 邢唯

漆画是美的,它不能远离现实生活,不能与现代人的思想感情脱节,如果脱离了现实,脱离了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它就只能是工艺装饰。作为一种极富启发性的资源,现代漆画应该以其创作实践实现作为纯绘画的定义,它来自传统,源于现实,又在现实中得以升华。因此将传统美学与现代绘画思潮协调融合,将传统的制作工艺与现代新材料、新技术完美结合,是成就现代漆画创作的民族个性化发展之路,如图 1-59 ~ 图 1-61 所示。



图 1-59 《余音梦绕》 周军南、张威



图 1-60 漆手镯



图 1-61 漆饰品

我国在 2006 年将具有悠久制作传统的福州漆器、成都漆器、扬州漆器和平遥漆器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现在这些地区的漆器行业已经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创造了不可小觑的经济效益,如图 1-62 ~ 图 1-65 所示。



图 1-62 《叶盘》 张志刚



图 1-63 《花环》 祝重华



图 1-64 《流动的符号》 俞铮



图 1-65 《漆碗》 曹青青